

学思书系·教育随笔系列



享受教育

——那些美丽的瞬间

XIANGSHOU
JIAOYU

—NAXIE MEILI DE SHUNJIAN—

汲安庆/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育随笔系列



享受教育

——那些美丽的瞬间

XIANGSHOU JIAOYU
NAXIE MEILI DE SHUNJIAN

汲安庆/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享受教育——那些美丽的瞬间/汲安庆著.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 - 7 - 5681 - 0632 - 0

I. ①享… II. ①汲… III. ①教育研究
IV. ①G40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8658 号

☐责任编辑: 苏晓军 ☐封面设计: 张 然
☐责任校对: 千 寻 ☐责任印制: 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电话: 0431—85695744 85688470

邮购热线: 0431—84568163

传真: 0431—85695744 85602589

网址: <http://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长春市恒源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长春市高新区双德工业园 2 栋 (电话: 0431—88607221)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69mm×239mm 印张: 12 字数: 208 千

定价: 30.00 元



序言 用文字为孤独的生命取暖

“天堂是一座图书馆的样子”，这是博尔赫斯的名言，很多人爱援引。但是，这句话很值得商榷。

博尔赫斯长期在图书馆工作，大约确实爱读书，自得其乐，所以认为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这谈不上对错。毕竟，人都好从自我的立场出发。但天堂凭什么就该是图书馆的样子，而不是食堂？就像电影《冰河世纪》里那只松鼠的眼里，天堂应该是松果遍地的模样，且是无比巨大的松果。如此，热衷读书的人，跟松鼠又有何区别呢？我想，唯一的不同，或许就在松鼠只不过是期待天堂的模样，而读书人却念念不忘地希望别人和他一样。如有异，估计就要嘴角一撇，作不屑状了。

留心周遭，常能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读过几本书的人，多少都有点向往这个世界是，而且只能是他想象的那样。政治独裁可恨，因为它剥夺了被独裁者的其他选择。某种意义上，读书人其实也是精神世界的独裁者，因为在潜意识中他常常不允许有与之不同的世界。虽然我也读过几本书，且不期然也会犯类似的毛病，但理智告诉我这样很不好。所以当我因类似的原因被人嘲笑时，常常默然无语——或许，人家是对的。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描述，不也是“各取所需”吗？他可没有说只能一种情形。既然共产主义社会都不单一了，遑论比之更好的传说中的天堂？

坦白地说，我是一个兴趣比较寡淡的人。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爱好的话，闲时随手翻翻书勉强算得上。尽管如此，我也从来不以为世界就应该只有读书这么一回事——很多事情我不会（譬如玩网游），但并不认为就不好，正像虽然我相对偏爱读书，但也并不认为读书真的就很好，尤其是只有读书。有时候我常常想：打麻将怎么就不好了？吃吃喝喝呢？打球呢？跑步呢？一个人旅行呢？三五好友小酌呢？……在基本的饮食男女之外，一切只要不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似乎都应该受到允许，且得到尊重。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天然地就比另外一

种生活方式更高级、更值得提倡。

不久前，朱维铮先生去世了。葛兆光先生在怀念他的文章里这样说：“1985年，章培恒先生与朱维铮先生不过五十岁上下，章既是‘心细如发’，又是‘任情使气’，而朱则如同李逵下江州劫法场、月旦世事的时候，‘抡双斧排头砍去’。两人都眼界甚高，是性情中人，一样爱喝酒，便成了复旦引人瞩目的两道风景。”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欷歔不已，因为章先生的课我听过，章、朱、葛三位的文章或专著也看过，东拉西扯的，总感觉自己跟他们似乎有那么一点儿关系。于是看葛先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理活动就分外活跃一些。不否认，对这三位先生，虽然我都没有深交，但都非常喜欢、非常敬佩。尤其是章、朱这样眼界甚高，又爱喝酒的性情中人。于是我会想，在这几位先生的眼中，天堂里恐怕除了图书馆之外，还有适合三五好友一边小酌，一边谈经论道的酒馆吧？毕竟，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等，与餐馆、酒馆等等唯一的区别，不在于谁高谁低，而在于满足了人不同类型的需求罢了。

之所以说了这么多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话，是因为我一直以类似的标准去衡量周边的世界。是的，我承认，也支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我同样不否认，真正能够走进我内心世界的人，若非有生命中的其他特殊机遇，那么一定是那种“眼界甚高又爱喝酒的性情中人”，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兴趣相投，或圈子文化？于是，当汲安庆要出一本新书，且希望我写序的时候，虽然自知人微言轻、学识浅薄，显然不适合写序这种看起来很高大上的行为，但也没有很决绝地拒绝，在内心略作挣扎后，顺势假装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希望就这本书，或这个人说点什么的。即使这些“什么”，只是拉拉杂杂的废话，也并不畏惧如续貂之狗尾，或假虎威之狐、充数之滥竽，攀附其书之上而显出我自己的“小”来。个中原因，其实无他，不过酒阑夜深，忽然想起了我们之间的交际而已。

民国时代有个很狂狷的人，叫黄侃，大约是多数人不熟悉，甚至不喜欢的。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他所擅长的领域，是那么偏颇、那么狭隘，而他的性情，又是那么怪异、那么孤僻。坦白说，即使对他佩服之至，但假如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会跟他成为朋友。扣掉他看不上我不学无术的主要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也不喜欢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正常人，谁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呢？神神道道的，而且极度敏感。据说他五十大寿的时候，他的老师章太炎送了一副对



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为贺，反倒让他极度恼火。各种版本的回忆文章都说是因为对联中有“绝”“命”二字，导致他认为老师在有意无意地诅咒自己。

其实我估摸，这件事里面存着一个极大的误会，不仅是黄侃对于章太炎的误会，更是他人对于章、黄两位之间的误会。从章太炎这边来说，我想他也是一番好心——以他的身份地位（话说，袁世凯够牛吧？对他虽然软禁，但照样客客气气的），桃李满天下（就算你不知道黄侃，至少知道鲁迅吧？周氏兄弟可都是他的学生），用得着给黄侃脸色看吗？而且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章太炎也一直非常欣赏黄侃，实在找不出要诅咒黄侃的“犯罪动机”。所以我想，虽然鲁迅说章太炎的一切著作都抵不上他悬在扇头的大勋章，但在章太炎自己心里，应该还是非常在乎名山事业的。顺着这个思路延伸开来想，他也是真心希望自己这个“目中无人”的学生能够静下心来，在音韵学或者训诂学等领域好好写点东西吧？毕竟，在有些领域，尤其是音韵学方面，黄侃可是比章太炎走得更前面的，对于黄侃的学术价值，章太炎显然非常清楚。而黄侃偏偏有一个怪毛病，或者说偏偏对自己要求太高：他坚持不到五十岁就绝不写书。于是在他五十大寿之期，章太炎送了这样一副对联，表达了自己的殷殷期待。我揣测，章太炎在送对联的时候，估计还有点窃喜，也许他还幻想着学生黄侃收到对联之后满意地一点头道：“嗯，那就这么办吧！”但就在章太炎送完对联不久，黄侃死了。

生活有时候真的比戏剧还要戏剧。

我很难想象黄侃接到章太炎贺联时的心情。但我相信，以他那深不可测的古典文学修养，自然非常清楚章太炎想表达的意思，基本上不存在被个别字眼误导的可能性。那些因为对联中有“绝”“命”二字，因此妄自揣测的人，不敢说他们不懂对联，或者说不懂黄侃和章太炎，至少至少，我怀疑他们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以己之心度黄侃之腹”了。

黄侃为何要等到五十岁才著书，我不知道。从人生价值的实现、学术谱系的传承等诸多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是否合适也姑且不论，但我承认，我是极度佩服他对自己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写字如刷墙，出书似碾米”的量产、速产时代，他那爱惜羽毛、只出精品的执拗显得尤其可贵。

因缘际会，身边也有些朋友陆陆续续出了自己的书。或编或著、或优秀或不那么优秀，多多少少都为他们挣得了一些名望或利益，这让我很眼馋。但眼馋归

眼馋，真有朋友怂恿时，我又退缩了。因为我知道，就自己这水准，在经济效益方面完全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期望值，遑论传之久远？于是干脆死了这颗心，不如拉虎皮做大旗，扯上黄侃的招牌，假装自己也要到五十岁才肯“黄绢初裁好著书”。

但即使有这样的“阴谋”，我也从来不否认身边人出书的價值。事实上，在一篇名为《每个县，都出一本书》的小文章里，我还表达了一份小小的祈愿，那就是每个县，至少是每个县的教师群体，能够出那么一本书。至于这本书的水平、质量、内容什么的，姑且置之不论，毕竟有聊胜于无不是？“有”了，才能考虑“好”啊！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看似矛盾，又合情合理的心理，当我知道汲安庆要出新书的时候，我有一种“早该这样了”的想法。这些年来，他写的经我手问世的好文章，确有不少，内容涵盖了教育思考、文本解读、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是时候好好整理一番了。毕竟，旧作就跟往昔岁月一样，如果不及时拾掇，是很容易忘却的。只是没想到，他这一整理，倒真让我吃了一惊。

关于编辑与写作的关系，我很喜欢钟叔河那句话：“我的职业是编辑，写作只是业余的事，自然也只是业余水平。”当然，他是自谦，我却是陈述事实了。但作为一个编辑，我可以容忍自己写作水平的低下，却无法容忍自己编辑眼光的低下。因此，当汲安庆称赞我眼睛“很毒”之时，我是自鸣得意的。而我之所以说被他这部书稿惊到，是因为在那些真诚的文字背后，我读到了那可怕的阅读量，和长时间、无孔不入的思考。这让我想起他的总是喊“忙”。其实，一个博士生，终日躲在象牙塔里，基本上没什么社会交际，能忙什么呢？原来，他一直在以时不我待的激情，保持着高强度的阅读和写作。

高强度到什么程度呢？

只能用“可怕”二字来形容。

具体怎么可怕，我相信，每一个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他保持这种紧张的生活态度。

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否可取，依然见仁见智，也没有必要非得作出一个价值判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钻入书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的人，才显得分外可爱。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无比痛恨自己的词穷，因为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这几个面色苍白的成语，即使被我并列在一起意图营造出一



种喷涌而来的气势也是徒劳，根本就完全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所知道的那个几乎将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阅读和写作中的汲安庆嘛！因此我只能说，他就是中国版的“地牢中的卡夫卡”。

杨绛形容钱钟书阅读面很大，用的是“食肠很粗”的说法，非常形象，让人想起一条趴在桑叶上不停啃食的蚕宝宝。很多时候，汲安庆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我眼里的形象，就是一条心无旁骛、不停啃食桑叶的蚕，而且他在啃食之后，时不时地，还能够抽出一大截亮晶晶的蚕丝来。这本书，显然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品。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显然基于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现实。在高考红线的压力之下，今日之教育现实已不复往昔之风流倜傥，而且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完完全全成了高校预备役。易中天先生说：“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这真是一个奇迹。”话虽然尖锐了一点，而且说的主要是高等教育阶段，但却并非无的放矢，也并非不可以转用来形容基础教育，这不由得让人略感几分悲凉。

但庆幸的是，无论怎样荒凉的沙漠，都会有绿洲点缀，即使它们无法成为主流，至少给人留下一线生的希望。即使在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已经高度机械化、应试化、功利化的今天，依然不乏教育从业者倔强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以悲悯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站立的大地。今日之汲博士，昔日之汲老师，何尝不是其中一员？

汲安庆始为小学语文教师，继而在中学执教语文七载，如今在高校专研文艺学，一步一步走来，越钻越深，越站越高，但始终立足教育母体，从未离开，也从未想过离开。他的行迹，和很多名师相似——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中学，从普通到突出……直到有一天，他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放弃唾手可得的巨大现实利益，报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潘新和先生的博士生，主攻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方向。这是一条看似风光实则艰险无比的路，暗含着巨大的人生博弈。那



么，支持他走下来的力量是什么？或许是他对教育现实的不满和期待，或许是他对教育理想的追索和祈求。而这背后，大量的阅读、思考、写作，显然为他的精神跋涉和生命旅途提供了充足的，并且是源源不断的养分。因此，我诚心诚意地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教师。

不说好教师，也不说优秀教师，是因为无论“好”还是“优秀”，其实都暗含着道德层面的赞许。这也没错，毕竟，从事教师职业的一个必然前提是爱学生、爱教育。但这种“爱”是抽象的，难以量化，难以比较。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爱”还往往被我们肤浅化、功利化了。于是这个看似最重要，实际上往往最无话可说的要求，不提也罢。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内容或许是无法忽略的：其一是熟悉教学内容。语文要教什么？答案是丰富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教材，也就是文本。熟悉文本内容，并且懂得把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这是语文教师的基本功，但其实很多人做不到。其二是熟悉学情。简单地说，就是你能够走进每天面对的那些学生的内心世界，知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这不是班主任的专利，而是每一个教师都应该做到的本分，尤其是语文教师，因为他涵盖的面更大，因为他涉及的心灵世界更丰富。如果说这两点是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的话，那么，第三点，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质”的变化，那就是可以把对前两点的理解和熟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也许有人会问：“能以文字表达很了不起吗？”

当然没什么了不起。能用文字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就好像能够打仗的人、能够盖房的人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术业有专攻罢了，彼此间总还是平等的。但我必须强调的是，能不能用文字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打仗、盖房子等技能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它其实是人群的一种分野。也就是说，在“能”与“不能”的两类人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巨大到有可能导致互相隔膜，甚至敌视，因此对对方都不甚了了。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彼此间存在着“智力上的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意识深处的不自觉，清醒如鲁迅都不能完全幸免。

那么，是否因为有着这种“智力上的优越感”的存在，所以能够用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才特别厉害呢？



是，但又不完全是。

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走出不断从头开始、不断重复进行的恶性循环，我们之所以能够尽最大可能地继承前人的智慧、避免重蹈覆辙，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字的出现使得前人的思考结果得以流传。而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眼中所读、脑中所思其实都还不能完全内化、吸收为自体的养分，只有真正将之诉诸笔端，才完成对动态的思想、情感的固化过程，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也是文字存在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掌握文字的人，其实就掌握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而所谓文字，含义其实是很丰富的，即使简单地从文体角度说，也包括论文、散文、随笔、小说、诗歌等诸多文类。每一种文类，都有擅长的人；或者说，每一个热爱写作、擅长写作的人，都有其擅长的表达方式。这句话有一个反面的潜台词是，能够擅长其中之一的人，往往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上不具备必然的优越性，像鲁迅、苏轼这种近乎全能型的文字掌握者，纵观古今、横望全球都十分罕见。这跟人的禀赋限制有关，也跟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有关，不能强求。这种“各擅其长，各有其短”的现象，在教育领域更是十分突出，例如大多数擅长严肃、规范的教育论文写作的人，写起教育散文、教育随笔来都显得言语无味，遑论诗歌；而擅长后者的教师也往往缺乏驾驭完整、严密的教育论文的能力。

正因为有着以上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汲安庆的“厉害”，也就呼之欲出了——诸多文体，他似乎都颇为擅长，可以说是一个刚柔并济的全能型种子选手。这一点，读者诸君尽可从他写作覆盖的领域，以及他平时关注的范围中看个究竟，无须我多言。我比较好奇的是，他凭什么能够这样？

这个话题倘若展开来谈，怕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成长史，恐非序文写作本意。但个中缘由，我想，大家都可以从已过不惑的他，依然壮士断腕般考取博士生，继续深造这件事中略见一斑——一个为了个人专业成长有着这样决绝向往的人，什么样的文章写不出来呢？更何况他有着那么深厚的阅读积累。这让我想起成就人才的一个基本规律：有明确的目标；有决绝的态度；有科学的方法；有不懈的努力，再加上必要的禀赋。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东西，但仅仅这些，往往就是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了，所以诸如我等，势必只能是庸人。

庸人就庸人吧，也没什么不好的，社会金字塔，不也需要巨大的底层支撑嘛。我就常常这样安慰自己的一事无成，并且在百无聊赖的岁月中日渐消磨壮



志，不复年轻的姿态。只是有时候看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开始读书、周有光七十多岁才开始学用电脑写作这些“大器晚成”的实例，内心忍不住也会有一些涟漪；再看到身边那些前辈、同龄人，甚至后辈人都在成长的路途上不停奔忙，于是不免焦虑起来，生怕有一天自己被他们甩在身后太远，失去与友朋交流的能力。正是怀着这样深深的恐惧，我于前两年陆续写下《总有一种恐惧让你惊醒》《人生已在庸常中滑过》《我站在你的世界之外》等小文，表达了自己对成长的念念不忘。只是可惜，念念不忘是念念不忘了，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于是时光就在不断的哀怨与遗憾之中一再地流失了。尤其是面对汲安庆之流果决力行者，更是备感汗颜。

汗颜也罢，惭愧也罢，说多了都是泪，还是收手藏拙吧。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有两序》中有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今之君子，不学而好多言也……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我虽然没有“好为人序”的毛病，倒是听得进他“可以止矣”的建议的，虽然这是第一次给人写序，犹如少女初经人事，不免又羞又急又痛又喜，完事后还不免暗暗地有所期待。最后仅以刚刚想到的一个不太工整，并且也许不太合适的对子作结：老骥伏枥犹吐绿，少女怀春初沥红。

吴炜旻

2015年2月



目 录

第一辑 为师之道的体悟

1

-
- 名师，一种虚化的情感 / 3
 - 那些人，那些事儿 / 8
 - 心灵的鼓手 / 15
 - 走大路，敞亮 / 21
 - 以票友的心态“玩”语文 / 27
 - 我是信仰缺失者吗 / 33
 - 生命因流动而美丽 / 36
 - 与写作为春 / 39

第二辑 教育之美的探寻

49

-
- 教育之“靓”在于发现 / 51
 - 对“留闲”，你敏感吗 / 55
 - 邪气，都是“烂仔”惹的祸吗 / 58
 - 曾记否，语言悄然背叛了你 / 61
 - “被家访”的三次经历 / 65
 - 淑女，还是懒猪 / 71
 - 谁来告诉她 / 75
 - 该向香菱学点儿啥 / 79

第三辑 教学境界的创生

81

-
- 低位传授，别样的境界 / 83
 - 含蓄、含蓄又何妨 / 88
 - 与文本对话，是瞎扯淡吗 / 91
 - 舛误何以天下流传 / 95



- 丢开教学的“臭脸子” / 100
三维目标成“猪肉” / 105
俗讲、深讲与妙讲 / 110
关于“化育”的三个故事 / 114

第四辑 读书览胜的沉醉

117

- 读书的味道，慢慢“煲” / 119
想到与想不到 / 123
隔一下，你看文字有多美 / 126
那些美丽的瞬间 / 129
永不终结的“修行” / 137
小小鸭蛋情趣多 / 144
那些“黑天鹅”式的文字 / 149
精致描写中“渗”出来的美感 / 152

第五辑 化育实践的尝试

155

- 孩子，为何你那样会说话 / 157
独行不是流浪狗 / 159
举手发言，多么快乐 / 162
静静听，欣赏啊 / 164
轰轰烈烈“烧”一回 / 167
下贱的笑声 / 170
那天，我帮了一只受伤的蝉 / 173
自我的认同比天大 / 176

后记

179

第一辑

为师之道的体悟

对教师的“春蚕”“蜡烛”之喻，我向来不以为然。

以一种损耗的、凄苦的形象去奉献，能奉献得好吗？没有了鲜妍明媚、健康强旺的生命能量的传递，奉献还会有多少价值呢？

我更欣赏“大树”“溪流”之喻。履行奉献的职责：遮风、挡雨、润泽、洗涤……亦不忘自我的更新、强盛和幸福。奉献奠基于此，则会由内耗转向共生，由悲情转向怡悦，由沉重转向飘逸。

如此，抵达教育的清新、充盈、曼妙之境，还会远吗？



名师，一种虚化的情感

将名师和虚化的情感联系起来，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一个智慧再超凡、能力再超高、毅力再超坚、责任再超强的名师，如果不能虚化为一种情感，融入别人的生命，永远都只能是作为一个冰冷的异己而存在。

但是这种情感又不是仰之弥高、令人敬而远之的那种。那是洗尽人生浮华后所形成的一种自然、亲切和平易，就像和挚友一起品茗、聊天，或者听一位智慧的长辈娓娓叙说，仿佛稍一用力，你也可以拥有类似的能量似的。这类名师颇像现在网络上盛赞的“37度男”，平凡而不平庸，低调而不颓废，体贴温柔，洁净温暖……如果以花为喻，我觉得他们是清晨绽放的栀子花，朴素而淡雅，清芬而蓬勃。

在华东师大读研，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曾和我们聊过学术上的“票友主义”。白发苍苍的他竟然喜欢看少儿类书籍！从中他知道了会流泪的大象、利用汽车压碎干果的乌鸦。兴致所至，他能像个小伙子一样通宵阅读，或者一天写上一万字左右的论文。即使是下放农村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农活，他也不会忘记到水井边冲洗一番，然后换上干净的粗布衣服，到田埂上看看落日、小草，背背普希金的诗歌。被人发现，禁止背诵，他就在心里背，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从中文到英文，从不中断。

陆老师的“玩心”和梁启超信奉的“苦乐在心不在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陆老师的颖悟显然更具化入骨髓的亲和力与魔力！考研之前，一位颇负盛名的大学教授曾给我泼过冷水：“在大学教书，不是你想象得那么浪漫、自由，有的人甚至可以说生不如死！而且你眼下的写作和在大学里做学问，根本是两回事！”我当时虽然没有被吓倒，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写作和将来的做学问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做学问苦”毕竟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前理解”，加上读研后很多



“战友”放弃考博的打算——他们觉得考上不是问题，但是能否毕业得打个问号——毕竟，博士论文不是说写就能写出的。这便很让人扫兴，也很惊恐。但是，陆老师的一番话一下子让我走出了这种语言的阴影。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化用他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也能跻身权威的学术刊物进行一番自由言说的时候，心中洋溢的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亲切、平易和快乐！更为可贵的是，陆老师的“票友主义”还深深植根了我的生活。苦难而屈辱的生活都能被他轻松地酿制出诗情和幸福来，我们生活中的那点所谓的苦累、不平、辛酸，又算得了什么呢！

遗憾的是这种淡雅、亲切和平易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应。今年暑期，《语文学习》编辑部邀请于漪老师在暑期为老师们开列一个书目，老人推荐了4本书：《中国哲学简史》《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中国文学概论》和《古文观止新编》。网民们立刻对之嗤之以鼻，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于漪老师会推荐如此“老土”的书目。虽然他们没有另列“时髦”书目，但是老人从一生的教学实践中提炼而出的深切感悟：“一个好的语文老师，不仅应当是语言的传承者，也应是思想的传播者。课上得好，首先要有思想，至少有想法。”他们无疑隔膜得很。大平易后的大深邃，他们连味儿还没咂摸出来，便使着性子开始拒绝，甚至攻击了。也许，对怀特海说的“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笔记，忘记了考试应背的细节，剩下的东西才有价值”，还有鲁迅曾提倡的诗学观点：“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他们也会一概地以为简单、荒谬，不可理喻吧！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火气很旺的人对慢性的食疗，中医理疗或许不以为然，但是时间总会证明一切。更何况，受到诅咒和祝福从来就是荣誉的两种美好的形式！

不过，这种虚化的情感有时又是混合着睿智、赤诚、勇毅等个性特征，体现出坚韧、英雄、洒脱的神韵！

“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想到我就要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这是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的一句很不起眼的话语，但是到了于永正老师那里，立刻成了统摄全篇四个故事的“情眼”，形成了课堂教学复沓式结构的重要脉络，也成了于老师和孩子们一唱三叹的情感旋律。

无独有偶，上海曹杨二中的特级教师王伟娟在执教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草莓》一文时，从“变化”一词切入，用“课文写了哪些变化”“作者是怎样体验这些变化的”“你是怎样看待变化的”这三个话题，引领学生优游涵咏，上下求索，巧妙地将自我、学生和作者带进了一个令人意醉神迷的艺术空间。